

winshare文轩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 《王国维画传》 窦忠如 著
- 《蔡元培画传》 金林祥 著
- 《陶行知画传》 储朝晖 著
- 《张伯苓画传》 梁吉生 张兰普 著
- 《胡适画传》 邹新明 著
- 《梅贻琦画传》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 《黄炎培画传》 谢长法 著
- 《徐特立画传》 靳贵珍 常顺英 著
- 王颖 高国庆 著
- 《陈鹤琴画传》 柯小卫 著
- 《晏阳初画传》 宋恩荣 杨华军 著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强调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这本身即是教育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顾明远

希望《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可以激励一批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

——储朝晖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 梅贻琦画传

Mei Yiqi Huazhuan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 梅贻琦画传

Mei Yiqi Huazhuan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ISBN 978-7-5408-6301-2



定价 30.00元

文轩出品

## 梅贻琦画传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 Mei Yiqi Huazhuan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梅贻琦画传

## 内容提要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考取首届清华庚款留美生，学成归国后，就职清华，自教员、教授、教务长而校长。1931年底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在台北逝世。被尊誉为“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以大师论、通才教育、自由学术和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忠诚无私、刚毅仁爱、沉默寡言、由贤而圣的人格精神，奠定了清华大学的灵魂，在十几年时间内，领导清华同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当年中国高等教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作育多士，桃李满天下，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十几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奠基性的栋梁之才。

本书平实地记录梅贻琦淡静而不平凡的一生，遴选了梅贻琦各个时期的一百多幅图片（一些图片为首次刊用），辑成图文并茂的读本，全面客观地展现他的教育思想、办学成就和高风亮节，旨在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所启迪，更为关注教育的读者提供一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美妙心灵之旅。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MEI YIQI HUAZHUAN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 梅贻琦画传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12年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梅贻琦画传 / 黄延复, 钟秀斌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5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 储朝晖主编)  
ISBN 978-7-5408-6301-2

I. ①梅… II. ①黄… ②钟… III. ①梅贻琦(1889~1962)-传记-画册  
IV. ①K825.4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4835号

责任编辑	张纪亮 赵 华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张 涛
责任校对	史敏燕
责任印制	杨 军 徐 露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mm×230mm
印 张	14.5 插页 3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 总序

张明道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急需教育家却又缺少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明确提出：“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然而，现今即使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怎样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却没有清晰的认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与时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安庆国在编写一套《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的想法上不谋而合，这对传承、传播中国20世纪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弘扬其教育精神和优秀思想，促进教育家办学的早日全面实现十分有益，也十分必要。

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十位传主是经过教育史专业的学者海选而产生的，他们是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晏阳初，我认为他们确实代表了20世纪对中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群体。

这套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强调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避免主观，不做有意拔高；全书插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呈现历史画卷，使得丛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以及观赏性和可读性。同时，丛书主编精心挑选各位传主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各分册作者，较好地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编写深度和质量。其中黄延复研究梅贻琦、宋恩荣研究晏阳初、梁吉生研究张伯苓、戴永增研究徐特立、金林祥研究蔡元培、储朝晖研究陶行知都有二十多年了。我与储朝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他拿着一封方明的信来找我，正是为了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陶行知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研究胡适、西南大学教授谢长法研究黄炎培、陈鹤琴外孙柯小卫研究陈鹤琴、青年传记文学作家窦忠如研究王国维，他们也都是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堪称黄金组合。这套书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各位教育家的精神真谛。

希望这样一套难得的好书，能激励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



# 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sup>[1]</sup>

(1931年12月3日)

梅贻琦

本人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须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成。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

[1]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不凡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十一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这篇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从这一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了久无校长的困局，迎来了这位后来被清华同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词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梅贻琦先生尽管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但他更为读者所记住的却是这句话。梅贻琦先生生性缄默，被称为“寡言君子”，却做了许多让现在的人们称颂不已的漂亮大事。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



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本文原载1931年12月4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



一 家世家风 (1904年以前)	/ 001	六 联大八年 (1937~1946)	/ 059
二 求学时代 (1904~1914)	/ 009	抗战初期梅贻琦与校内外的	
三 初登教坛 (1915~1926)	/ 017	函电往来	/ 064
四 崭露头角 (1926~1931)	/ 027	从长沙临大到西南联大	/ 072
《赠别大一诸君》		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往来	
——梅贻琦的留学观	/ 031	信函选录	/ 092
出游四省 广研博察	/ 032	“漫卷诗书喜欲狂”	
留美学生监督	/ 035	——复员前后	/ 102
五 黄金时代 (1931~1937)	/ 037	旅渝日记	/ 104
教授治校	/ 041	闻一多被刺事件	/ 112
致全体校友书	/ 044	七 复员磨难 (1946~1949)	/ 115
教育方针	/ 047	无复旧池台——复校艰巨	/ 117
		一次未及举行的祝寿活动	/ 119
		“挥泪离平”	/ 121
		拒任教育部长	/ 124



赴法莅会	/ 125	十 鞠躬尽瘁	/ 179
八 寓外七年(1945~1955)	/ 127	十一 身后哀荣	/ 187
关于梅祖彦的归国	/ 129	附章 修己安人	/ 195
清华庚款基金	/ 131	寡言君子	/ 198
“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 顾问委员会”	/ 132	有容乃大	/ 200
1954年台湾之行	/ 134	廉明俭约	/ 204
九 台岛创业(1955~1962)	/ 137	专、大、公、爱	/ 208
创办新竹清华	/ 139	一生清白	/ 210
创建核反应堆	/ 151	后 记	/ 213
兼任“教育部长”始末	/ 163	把教育办得更好(代跋)	/ 217
致力发展科学	/ 166		

## 一 家世家风 (1904年以前)





梅贻琦堂兄弟合影，后排右起：堂兄弟大排行第五的贻琦、三兄、长兄、四兄、六弟贻瑞；前排右起：七弟贻璠、八弟贻琳、九弟贻宝（注名字者为梅贻琦同胞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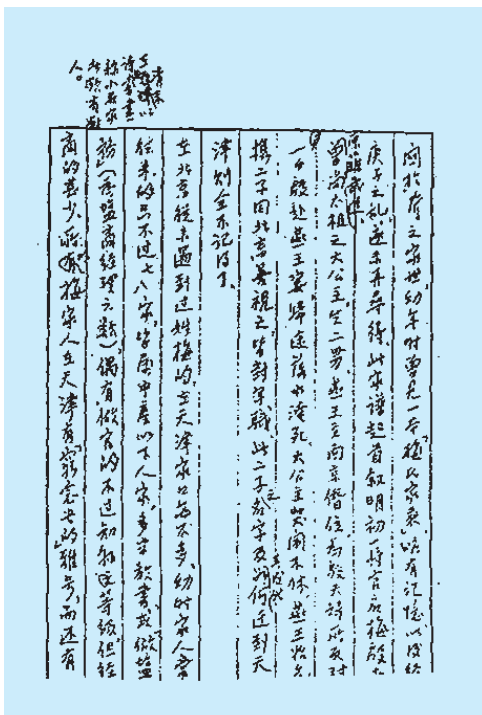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出生于天津鼓楼（也作“古楼”）西板桥胡同。梅氏远祖为明初高级武吏，后被派往天津守卫，衍为“津门望族”。有文字记载：

梅氏先为吴之毗陵人，自前明永乐初调补入津籍，后以功阶世袭指挥，称巨族，历三百余年，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其先孝行节义记诸邑志者，事迹班班可考。迄今子姓繁衍，书香继美，一门之内，孝友著闻，三津人士，咸谓梅氏子之能不坠家声也……<sup>[1]</sup>

梅贻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关于琦之家世，幼年时曾见一本《梅氏家乘》，略有记忆，以后经庚子之乱，遂未再寻得。此家谱起首叙明，初一将官名梅殷，原籍武进，曾尚太祖之大公主，生二男。燕王至南京僭位，为殷夫妇所反对。一日，殷赴燕王宴，归途落水淹死，大公主哭闹不休……在北京从未遇到过姓梅的，在天津家口亦不多，幼时家人常往来的只不过七八家，皆属中产以下人家，多半教书，或‘做盐务’（如盐商经理之类），偶有做官的，不过知县等级，但经商的甚少。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数人。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穷念

---

[1] 见《天津文钞》卷2《梅氏族谱序》。



梅贻琦手书家世真迹。

书的’<sup>[1]</sup>雅号，而还有‘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sup>[2]</sup>的笑话。”

1900年以前，梅贻琦在家乡度过童年并受到启蒙教育。读小学时，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总是考第一名。读书之外，常帮助父母做家事，如踩着小板凳帮助父亲记账、协助母亲给弟弟喂糕干等。1900年，发生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乱”，联军攻入天津，天津大乱，琦随父母至保定避乱。乱后返回时，家当被洗劫一空，父亲失业，家道中落，开始过“准无产阶级”生活。

[1] 相传天津有严、卞、韩、张等八大家，多以积宦或殷富闻名，张（伯苓、彭春）家及梅家则以受新式教育者人多著称。

[2] 此句乃平津一带之歇后语，“拔烟袋”意为街头小窃之行为。

关于梅氏家世，梅贻琦本人、夫人韩咏华和最小的弟弟梅贻宝都有记述。梅贻琦曾写道：

琦幼时报考学校时须默写三代，故还记得：曾祖名汝玉，祖茂生。似皆曾中举贡。琦生时祖父母已去世，稍长闻祖父曾做清丰县教官（训导），病歿于任所。先父讳臣，字伯忱，为三兄弟三姊妹中最长者，二十岁时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上京赶考皆不第，便未再试，一生职业为盐务，担任盐商津店账房，或兼“外事”（与官府交结者）。家境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二人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

梅贻宝在《五月十九念五哥》文中回忆：

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姊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满清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了。庚子年……合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诸兄姊每人都有一位奶妈（亦称乳娘），到了贻宝时期，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都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

由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之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



梅贻琦五同胞兄弟，右起：二弟贻瑞、三弟贻琳、老大贻琦、五弟贻宝、四弟贻璠。

关于夫人韩咏华，韩本人在《同甘共苦四十年》文章中有段记述：

我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8月28日。兄弟姐妹九人。我家和严家也是世交，严范孙老先生先收我长兄韩振华入了他的家塾。后来他说韩家的女孩子也可以一起来读书，于是我在十岁那年，穿上长袍、坎肩，戴上帽头，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进入了严氏家塾，和严家的姑娘、少妇一起读书。当时除严氏家族的姑娘们之外，尚有亲友们的女孩儿四五个。家塾设在严宅的偏院酒坊院中，

男女生各占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的门关上，因我年纪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我在严氏家塾读了三年书。严家从日本请来先生教授音乐、手工、日语课，还有缝纫课和洗衣课。1907年，严家又从日本请来教幼稚教育课的先生，严氏女塾部分遂演变为幼稚师范，日本式的名称为保姆讲习所。当时我还只有十三岁，又是严老先生一句话：“韩五姑娘可以上幼稚师范。”于是我便上了幼师。

1908年，月涵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读书，时年十九岁……那时，我已在幼师毕业，任教于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月涵回国后，看到家中生活困难，二弟贻瑞过早地中断了学业挑起了家庭重担，心中不忍，遂一人担起家庭重担，保证二弟重新完成学业。他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奋力工作，赡养父母，并供给诸弟妹的读书之资。

韩咏华在《我与梅贻琦》文中又写道：

梅先生出国前，家里给他订了婚。回国后，看到家里困难，他就毅然退婚，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负着养家的重任。甚至成家之后，还拿出薪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照顾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  
(1893~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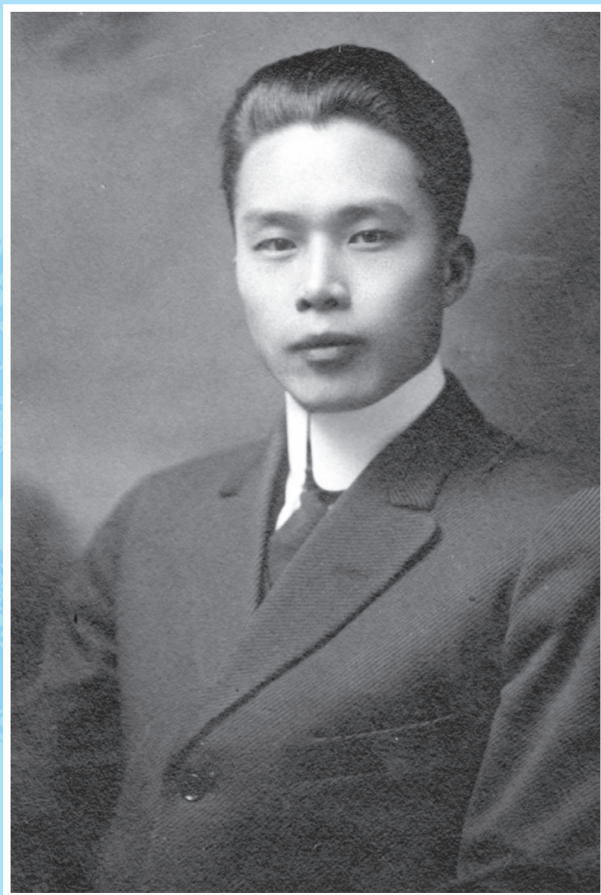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末，梅贻琦一家摄于美国。左起：儿子祖彦、梅贻琦、二女祖彤、夫人咏华、长女祖彬。

弟妹。直到三弟贻琳做事之后，帮助一点家里，情况才稍许好转……我十三岁上幼稚师范，十六岁毕业后在幼稚园当教员。哥哥振华留日归国后主张送我到金陵去继续读书，父亲不同意，说是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我在幼稚园工作了八年半。

梅贻琦夫妇共生四女一男：长女祖彬，适同学美籍华侨毛文德，长期居美；次女祖彤，适英人Emslie，旅居伦敦；三女祖杉，适同学钟安民，亦居美国；四女祖芬最幼，由燕京转清华毕业，居大连；公子祖彦（已故）与三女皆毕业于西南联大。祖彦肄业期间，响应当局号召，从军任译员，战后留美获工学硕士学位，1950年至1954年在美任工程师，于1954年春回国，曾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

## 二 求学时代(1904~1914)





在伍斯特理工学院留学时期的梅贻琦（1914年）。

1904年, 15岁的梅贻琦以世交关系进入严范孙氏家塾(天津南开学堂的前身), 和严氏子弟一同读书。严范孙为清末翰林, 曾在贵州为官, 后回天津做寓公, 因族中子弟众多, 办了一个家塾, 收自己家中和亲友及世交的子弟入学。同时还有一位王益孙老先生与严氏合办这个家塾, 当时人称“严王二馆”。由二人出资, 聘请张伯苓先生为主要教师。张先生教理科, 又聘请了其他教师教别的学科, 教学方式不同于一般私塾, 已初具学堂的性质。这个家塾先是取名为“敬业中学堂”, 后来男生迁入南开区的新校址, 遂改名为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先生被任命为校长。梅贻琦与金邦正、卞肇新、卞铭新、张彭春、李麟玉等人均为南开中学堂第一班学生。梅在丙班, 一直是高材生。韩咏华和梅贻琦的相识, 即从在严氏家塾求学时开始。

梅贻琦与张伯苓先生的师生之谊终生不渝。赵赓飏的《梅贻琦传稿》中记载: 有一次(约1932年), 清华请南开大学张校长伯苓讲演, 讲完全体师生掌声历久不绝。梅校长向张校长致谢后, 看见张校长恢复穿起马褂(讲演中途脱下的), 先生亲自上前帮扣纽扣。事后某年轻人笑问: “您何必当众表演?” 先生愕然回答: “我自幼年就崇拜他, 感激他, 任何时都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爱, 就因为我的科学知识等等都是张校长给我启蒙的, 一生受用不尽, 久而不渝对他尊敬的诚意, 纯出习惯, 没顾及在什么场合, 绝不是故意表演。”

1908年，梅贻琦自南开中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因他是长子，一些亲友劝他的父亲，等他保高毕业，就找个职员做做算了。恰在这时，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退给中国，并且只允用作教育经费。次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留学生的考送事宜。梅贻琦毅然投考，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而被录取。

1909年11月，梅贻琦一行47人由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率领自上海搭船抵达美国。当时美国的大学大都已开学，只得暂入补习学校过渡。第二年，学生们大都进入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耶鲁等名牌大学，而梅贻琦却表现出独立精神，单独到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攻读电机专业。

梅贻琦在该校攻读四年期间，他的父亲一直失业，家中生活拮据，经常当卖衣物用品维持生计。二弟贻瑞高中毕业后即被迫辍学去中学任教，月薪只有40余元。梅贻琦在美节衣缩食，把节余的学费寄回天津补贴家用。1914年夏，梅贻琦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并被选入该校Sigma Xi荣誉学会，荣获“金钥奖”。他本应继续在美进研究院，但因家中生活困难，父母命他回国就业赡养家庭。他的夫人韩咏华后来回忆：“我记得他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

读书期间，梅贻琦还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伍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务，增加了阅历，锻炼了办事能力。在此期间，他皈依基督教，并终生信奉。

关于梅贻琦的独立精神，和他同届考取赴美留学的徐君陶回忆说：

梅先生青年时代，即富有刚才几位先生所说的精神。宣统元年（1909），清华初招留美公费生，在北京举行，投考者有七百多人（应为630名——作者注），经过几项考试，一次又一次地淘汰，末了剩下47个人，梅先生和我便是这



47人中的两个。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现在相隔三十多年了，他的性情还是这样沉默，态度依旧这样从容。吾们那年是十一月抵三藩市(San Francisco, 通译旧金山)，美国的大学，都已开学，只得暂入补习学校，来年我们各人都选着几个中国人熟知的学校，纷纷入学。我是选着M.I.T.，梅先生单独投到东部的吴士脱大学(即伍斯特理工学院——作者注)。吾那时还不知道这学校，后来才听说亦是东部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他那种独具见解，确和一般人不同。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学物理的办学校，都有一种优异的表现。M.I.T.以前几任校长及现任校长均是物理学家，梅先生也是学物理的，所以清华办得这样好。总之，梅先生的精神，少年时候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他的成功，就是本着这精神。现在我代表同班同学谨向梅先生致敬！

——徐君陶：《在昆明公祝会上的致辞》

1910年留美的杨锡仁先生回忆，梅贻琦入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他与梅同学同系同班同组，又同住好几年，直至毕业。他描述梅在大学时的表现，可分为下列几个要点：(1)异常用功。(2)暇时常背诵、深思林肯之著名讲演*The Gettysburg Address*。(3)得到伍斯特校长Ira Hollis与主科教授的特别关照。(4)参加该校世界会组织，先后任秘书、会计与会长。(5)在同学中人缘甚佳，众人习于昵称他Mike。(6)性极温良，从无怨怒。(7)寡言慎言，永远轻言细语。(8)笃信基督教，每周与张彭春先生赴教堂(1913年梅、杨与张三人加入麻省青年会)。(9)学业成绩优良。

留学期间，梅贻琦有一封致父母及二弟(贻瑞，亦称“六弟”)的家信，从中可见青年时期梅贻琦的孝悌品格。两封信内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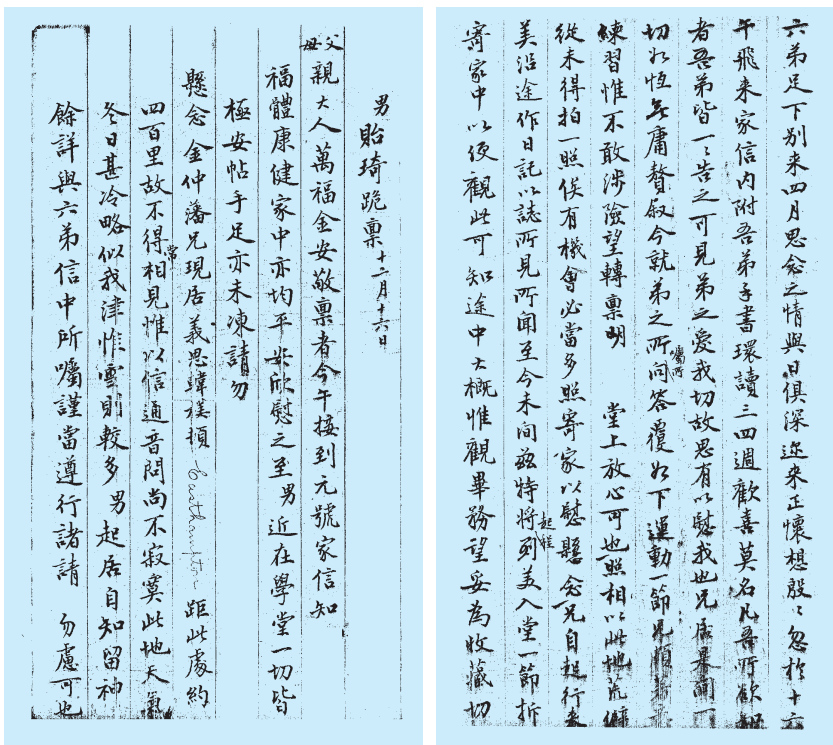
## (1) 致二弟

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兄居是间，一切如恒，无庸赘叙。今就弟之所嘱所问答复如下：……中学范莲清先生未将蓝皮书送来，约被遗失。但此书系借自高等学堂汤谪卿先生者，名 *Ottomans' German Grammar*，倘不能寻着，可于保定取回书中找出兄所读者（与此相同），及《曾文正公手札》（七本，借自傅光亭兄），*Junior Course of Composition* by Nesfield（一本，借自陆康衢兄）一同寄保交魏孟藩兄，托伊转交三人。吾弟宜写一信，述说明白。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轻情重，全其大者而弃其小者可也……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监督名容揆，广东驻防旗人，久居美，纳美女为妻，今充中国使馆头等参赞兼留美监督，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同室朱君维杰，亦尚相得。惟伊有文人傲兀气，不甚可亲。弟嘱吾爱众亲仁，吾亦众人视之可耳……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借以温习。总之，家人念我之时，即知我念家人。此怀此心，有非文字所能尽罄耳，临颖神驰，不尽缕缕。此信且不列号，俟至明正计起可也。大哥信可参观此信，阅毕亦可寄与大哥一观。诸妹弟同此不另。

## (2) 致父母

男貽琦跪稟，十二月十六日。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敬稟者：今午接到元号家信，知福体康健。家中亦均平安，欣慰之至。男近在学堂一切皆极安帖，手足亦未冻，请勿悬念。（下略）



梅貽琦家書（左：致父母；右：致二弟）。



在伍斯特理工学院留学期间，梅贻琦（中坐者）与同学合影。

所以韩咏华说：“梅氏五兄弟之间十分和睦友爱，感情极为深厚。月涵在弟兄中威信很高。他从不发脾气训人，但弟弟们都对他心悦诚服。”

梅贻宝曾说：“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 三 初登教坛(1915~1926)







初登教坛时的梅贻琦（前排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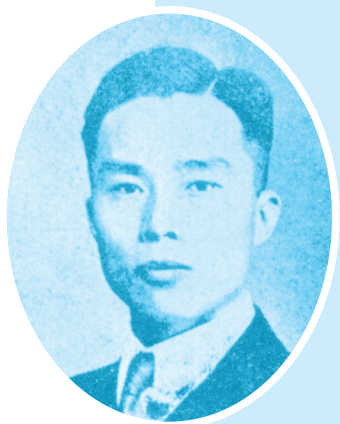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后，梅贻琦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继续留美深造，于1915年春返抵天津。为报乡土之恩和尽教会义务，他先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服务半年。1915年秋，应母校清华之聘，进入清华学校教授物理。从此，他便开始了由普通教师、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留美学生监督，到最终成为“终身校长”的光辉历程。

韩咏华回忆：

1915年，梅贻琦接受周校长礼聘为清华学校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时他只有26岁……同时受聘的还有杨光弼先生，为化学系主任。半年后放假时，他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

“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在清华任教。这是他晚年在美闲居时告诉我的一段趣闻。我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梅贻琦回国，家人无比欢欣。梅贻宝回忆



初到清华时的梅贻琦。

说：“父亲自认他那一套旧学旧识不合时宜，命诸子唯五哥之命是听。”梅贻琦立即把八弟贻宝送进南开中学。学费每月三元，家里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念及两家是世交，而且贻琦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费奖学金，乃以记账方式处置。随后，贻宝考入清华中等科，应属23级。大概因为南开读书一年的关系，教员们把他考了考，问了问，升了一班，改属22级。贻宝入清华当学生的那年，亦是贻琦入清华当教员的那年。在物理班上贻琦是他的业师，所以物理这一门贻宝尤其小心预备，以免班上彼此说闲话，学年结业时这一门他得了个“甲”等。当时贻琦住在学务处（即工字厅）西偏院里，贻宝有时去看看哥哥。“他在时，则是彼此互看一番，Interview而去。他不在时，则偷吃些花生蛋糕而逃。他亦从未问过我这些琐事，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有一次学校国语演说比赛，贻宝参加了，题目大概与欧战有关。

“这次去看五哥，五哥居然根据讲题同我讨论了好久。我当时不过十几岁的顽童，不觉顿开茅塞。回房好好预备了一番，演说比赛竟获第一。此后每天看报，数十年如一日。”（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

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先生在《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一文中回忆说：

当时的清华，为了促进学生有组织、有领导的课外活动，在中学部发起了一种半军事性质的童子军组织。梅先生与一些年轻教师王文显、林语堂、巢坤霖等都响应参加，都充当了中队长，与学生们共同操练，并不时同他们远足旅行或宿营。在这些颇费时间的活动中，梅先生始终认真负责。我当时就是他那个中队的队员。

据梅贻宝先生回忆：

梅贻琦初入清华时，另有三个弟弟在中学读书。不久分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者注）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他一人负担。大概还清偿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像他那样的人品，那样的资历，当时说媒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的了。眼看他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地听说他“常往韩家坐坐”了。他同韩咏华女士1919年结婚，这就是诸弟们的“五嫂”，清华同学们称之为梅师母。当时朋友们送喜联，好几副的上款把“月涵”题成了“悦韩”（或耀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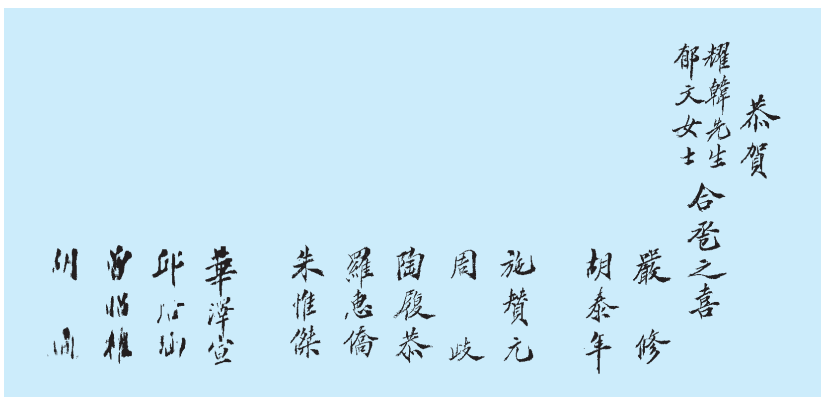


1915年9月，清华学校科学社成立。图为科学社成员合影。梅贻琦（二排右一）时任科学社顾问。





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堂童子军（前排中为王文显，右为梅贻琦）。



1919年梅贻琦结婚时严修、胡适等的“礼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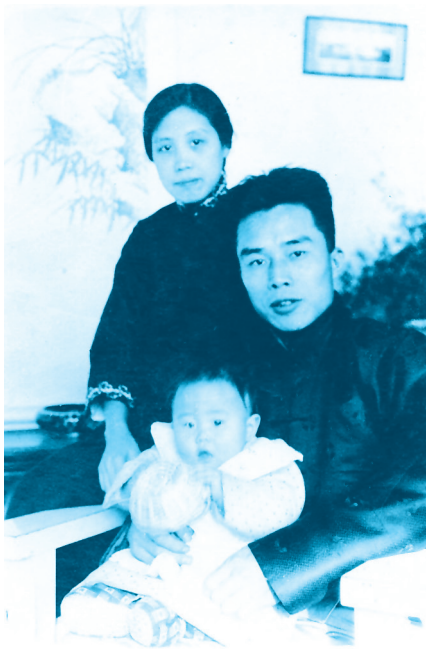


梅贻琦刚回国时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当过干事。当时韩咏华在女青年会当学生干事，她曾去邀请梅贻琦来女青年会演讲，并劝他妹妹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韩咏华回忆说：“后来直到在清华任教的几年中，有替他保媒说亲的，他概不为所动。据他兄弟说：‘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的了。’”直到快三十岁的时候，经严修先生介绍，梅贻琦始与韩缔结婚约。

韩咏华在《我与梅贻琦》文中说：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经过，仍觉得有趣。当时，严老先生先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我们于一九一八年订婚，一九一九年结婚。婚礼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们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纷纷批评。因为我上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旧式结的婚。婚后，我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八年半中生六个孩子。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孩子们带大。梅先生在家里很少说话。关于公事，更是一句也没有。对孩子们的教育很注意，从小不让他们挑食。吃饭时，一个孩子一个盘，把菜分给他们，说：“你们把自己盘里的菜都吃完，喜欢吃的，爸爸再给你们添，不喜欢的就不给了。”孩子们觉得条件不高，就把分给的菜都吃掉，从小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因此，他们都能适应后来在昆明那段清苦的生活。

婚后，梅贻琦夫妇在北京香炉营头条租了一个小后院。当时父母还在天津，梅贻琦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他的月薪三分之一给父母，



1920年，梅贻琦与夫人及长女祖彬合影。

三分之一给弟弟们读大学，三分之一留作自己小家用。1920年长女祖彬出生，次年，梅贻琦获得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的机会。1922年，他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欧洲作短期游历后归国，9月回到清华继续任教。当年秋天，梅贻琦家迁入清华园南院（现称照澜院）。

吴泽霖在《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一文中说：

像他这样一位不善辞令的人，一九一五年回国就在清华任教，一周要上三门枯燥乏味又难以用一般词汇讲清楚的数理课程，还要批阅成堆的学生作业，其紧张繁忙之状，凡我初试教学的人，都会有深切的体会的……

在清华教学的头几年里，梅先生住在工字厅的一间侧室里。每当深夜万籁



1921~1922年出国进修期间，梅贻琦（右一）与同学在一起。

俱静，人们总是能从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他专心致志，埋头备课的身影。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他仍挤出时间和精力，认真去从事他认为有利于教育青年的活动……

清华初期，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它组织了许多课外的“查经班”，读英文圣经，学生是自愿参加，一些中、外教师被聘担任指导，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聚读一二次。梅先生是基督教徒，也被邀指导一个班，我和潘光旦都参加过他的班。圣经是用古英文译的，梅先生不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在辅导阅读时不无困难。我们在阅读时所以尚能顺利理解，显然是梅先生事前费时推敲的结果。

在梅先生执教初期，中学部学生每晚七至九时，照例在自修室内集中自习功课。校方派教师巡视督察，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疑难问题。这是一般教师最不愿意承担的额外负担，而梅先生年复一年地在轮值的夜晚里，踏遍这些自修室的外廊，耐心地辅导学生，为其他教师节省了大量的备课时间。

## 四 崭露头角(1926~1931)







1928年梅贻琦（左四）与家人在颐和园留影。

1925年5月，清华设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1926年春，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因“痛愤校政之腐败”辞职，从而引爆了一场以“挽张抗恶”为口号的风潮，进而发展成一场“校务改进运动”，迫使校方（时任校长为曹云祥）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这场改进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是，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直接指聘，而改由教授会从教授中公选。1926年4月，改制后的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梅贻琦被推举为第二任教务长。从此，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就改由教授会推举产生。韩咏华曾感慨地说：

那时清华的教授中获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却选中了他？我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月涵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了他的民主作风。在会上，他作为主席很少讲话，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决议。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小车里推去推回。

——韩咏华：《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1928年4月，温应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罗家



任清华教务长时期的梅贻琦。

伦接任校长。11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随即单身启程赴美就任。

梅贻琦在教务长任内，在学校发展，特别是教学和师资延聘方面，均有诸多建树。



20世纪20年代，清华领导人合影。前排右起：梅贻琦、蔡竞平、曹云祥、张彭春、杨光弼。

## 《赠别大一诸君》

——梅贻琦的留学观

1927年5月，趁清华应届游美预备部学生毕业即将赴美之机，梅贻琦在《周刊·暑期增刊》（1927年5月28日）发表了《赠别大一诸君》（“大一”即指游美预备部毕业班——作者注）一文，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当时青年出国留学所应持的正确态度。这是清华留学史上的一篇“传世之作”，即使对今天的出国留学学生也仍具指导意义。兹摘录于此：

诸君不久将在清华毕业，放洋游美。这是诸君在校数年以来所存的一个大希望，这希望不久就要实现了，诸君的快乐可想而知，所以凡校中诸师友当然要为诸君祝贺！

我们祝贺诸君的意思一小部分是因为诸君要得到一个大成功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过使诸君有求得高深学问的可能，至于实在成功的多少，还要看诸君努力的程度如何，能不能利用这极宝贵极难得的机会到十足的地步。所以吾在祝贺之外，觉着应向诸君说几句劝勉的话。

诸君此去，在身心的各方面，一时都要受非常的刺激，就是衣食住行，亦要改变常态。在这种急剧变化之中，最要紧的，就是要守住了个人意志的平衡。因为诸君在美国，倘如穿洋服、吃洋饭不大合乎洋式，是不必太介意的；反之，倘如把学业荒废了，终日竟颠倒是新大陆中繁华奢靡的社会里，那便是万分的可惜！诸君以前的同学，是有过这样的，诸君或不一定这样做。然即不致如此之甚，倘不能将轻重缓急看得十分亲切，照定远大的努力去做，亦便是平

庸一流，不但辜负了国人的资财、师友的期望，恐怕亦不是诸君想去的初衷。

至于诸君到美国求学的方法，当然与在国内是一样的，无需多说。吾愿诸君在那里，无论研究哪种学问，考察哪种事业，都要保持着科学家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学问，才能对于美国的事物得到允当的了解。这科学的态度，吾以为应有以下几种成分：第一要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

诸君所去的美国，与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美国的社会里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坏的；有吾们要极力取法的，亦有我们应极力避免的。在从事研究选择的时候，就要抛弃主观的思想，务从实际上考察，才能得到一种确当的结论，然后带回国来施用，才能不发生危险。再说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改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吾们生在这个时候，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亦不能不将他们看清楚了，好做取舍的决定。这样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诸君当临别的时候，预备正忙；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求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

## 出游四省 广研博察

1927年，中国的教育形势又发生了某种阶段性的变化。这一年，本来处于分化状态的南方国民党势力趋向统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发出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7月，发表



《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其第八条规定：“科学教育应特别注意”；第九条规定：“应努力收回教育权”；第十条规定：“教育与宗教分离”。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决《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从此，“党化教育”的口号开始兴起，而尤以江浙两省推行特别积极。另一方面，山东和奉天（辽宁）两省分别是德、日两国的势力范围，教育上受他们的影响较重，特别是当时全国“收回教育主权”呼声正高，这两个省是考察相关情况的最好的去处。为克服普遍存在的“关门办学”的缺点，梅贻琦认为有必要对上述诸省的教育情况进行一次实地考察。

于是，1927年10月7日，梅贻琦从清华园出发，中经济南、青岛、上海、常州、南京、苏州、大连、奉天（沈阳）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教育考察，于11月21日返回清华园。11月29日，他就出访见闻答清华校刊记者问，分别以“上海

月	日	項目	元	角
10	7	進城汽車	1	00
		旅行指南一冊		63
	8	北京至濟南特別快車二等票	19	30
		又山東旅費	1	30
		火車上午晚飯	2	50
		茶房	1	20
	9	洋車費用	1	90
	10	"	1	50
	11	Hotel Stein 三日房帳	19	20
		又當夫錢	3	00
		濟南至青島火車二等票	10	20
		車中午飯	1	70
		洋車費用	2	00
	12	青島住二日用	3	75
	13	青島往上海"大連丸"艙票	42	00
		又自京訂船費	2	71
	14	船上當特役	4	00
		由京匯中百元匯費	1	00
		洗車費用	3	00
		清華學校電報	2	20
	15	地圖三份		85
	19	上海往東亞旅館五天房帳	16	50
		又搬遷行李費用	4	44
		上海五天飯食費用	10	35
		上海往常州火車二等票	3	82
	21	常州往華商旅館二日帳	1	98
		又飯食費用	2	10
		常州往南京二等票	3	36
		汽車脚夫	1	95
		郵票	1	00
	23	南京五日飯食費用	8	70
	25	南京往蘇州火車二等票	4	74
		洋車脚夫	1	55
		午晚飯	1	20

梅贻琦赴南方及东北考察教育的账单。



1927年梅贻琦考察教育期间在保定高中演讲。

怪异现象”、“南方的教育状况”、“党化教育问题”、“在山东、奉天所见”、“日人经营下的关东”等为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1927年12月25日，清华同学会新会所落成留影（前排右三为梅贻琦）。

##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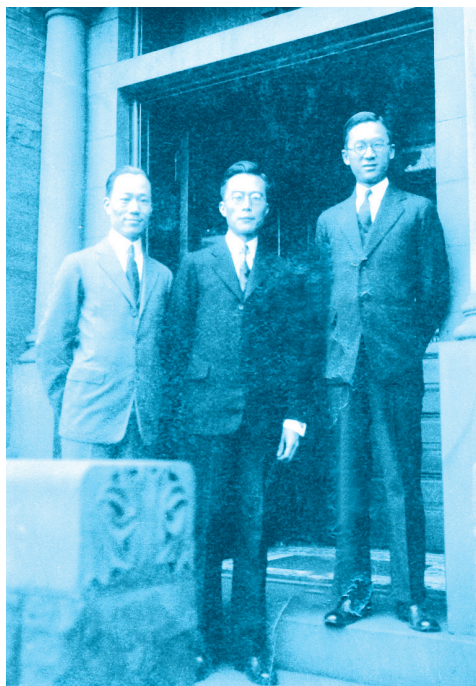
早在20年代中，他已在清华任教，寒暑假或清明春假，他都自动地、义务地到直隶保定府各县的中学作推广科学的通俗讲演。他曾告诉人说，他去的地方不少，有的地方连骡车都不通，全靠步行，但因所得反应强烈，内心的快慰抵消所有的辛劳。

——赵赓飏：《梅贻琦传稿》

## 留美学生监督

梅贻琦只身到美后，接替赵国材副校长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清华的在美留学生。1929年冬，在梅贻琦父亲去世后，韩咏华赴美与之团聚。韩咏华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为了节省开支，月涵不让把儿女都带去，我只好把两个小的孩子留在国内。他为了节省经费，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了人员。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



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  
监督期间的梅贻琦（中）。



在担任留美学生监督期间，梅贻琦（右）接待老师张伯苓先生（中）。

车，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饭由我来做，不给报酬；秘书何培源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月涵的任务是管理分散在全美国的清华留学生，掌管他们的经费（美金），管理他们的学业和操行。他把监督处办成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监督处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回这里来休假。后来有些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活动……月涵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娱乐活动，不赞成学生去舞场跳舞，因而尽量把监督处办得好些，使学生们乐于来此。假日，他也允许学生们在这里打打桥牌，搞些健康的文娱活动。

——韩咏华：《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 五 黄金时代(1931~1937)







出任清华校长时的梅贻琦。

梅贻琦在美任监督期间，清华校内连续发生“校长风潮”。经过再一次“三赶校长”（1920年前后，清华曾经发生过一次“三赶校长”）之后，1931年，梅贻琦被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任上请回来担任校长，此后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长达31年（包括在大陆的17年，寓美和新竹时期的14年），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韩咏华在《同甘共苦四十年》中写道：

1931年冬，月涵在留美学生监督处任监督三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李书华请他回国主持清华大学的工作，继翁文灏代理校长之后任校长，时年四十二岁。留美学生监督一职由赵元任先生接替。这一消息传来后，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以为然，也舍不得他离开。美国人认为做校长就是做官了，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这里。’由于孩子们的学校尚未放假，因此我须稍晚回国，月涵只身先回国赴任。1932年春，我才带着孩子们回来。从此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年间月涵一直任清华大学校长。那时的清华不设副校长，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以前，清华的学生和教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一九一一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

月涵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二校门（校牌题字谭延闿）。

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工作之余就是看看报纸，也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从留美监督处回国后，几乎几年都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月涵很喜欢听京剧，但任校长后看戏的机会也少了，只在进城开会留宿时才偶尔看看。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年轻时还喜欢打打网球，后来就没有任何体育活动了。我们住在清华校长住宅甲所时，宅旁有一小片土地，月涵把它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甲所——老清华的校长官邸，当年学校的重要会议皆在此举行。